林著 宋譯 蘇東坡傳 的欣賞與補正

王保珍

書　名：蘇東坡傳
（*The Gay Genius —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作　者：林語堂
譯　者：宋碧雲
出 版 者：遠景出版社
出版年月：民國六十六年五月

前言

這是一本很特別的書，林語堂先生根據中文的材料，撰寫成英文版的 "The Gay Genius" 宋碧雲君又把它翻譯成中文版的「蘇東坡」，這本譯著在散文的描述部份是作的翻譯工作，引用詩文部份却是作的還原工作。其中的艱辛與不便是一般的翻譯者所不會遭遇到的。原著三十年前就出版了，譯著到今年才問世，對許多喜歡閱讀「蘇東坡」的人來說，可以說是期待得大久了，筆者就是其中之一的人，一看到林著宋譯的「蘇東坡」出版，興沖沖地找了一本來閱讀，讀完之後，心中有些話想說出來，正好本刊主編陳君

囑我寫一點兒什麼，沉思了許久，才很爲難的答應下來。因爲我個人對蘇東坡有超乎尋常的崇敬與喜愛，惟恐「感情用事」，對一切有關蘇東坡的著作，會有過於熱切的期望與不近人情的要求。這篇「評介」式的文章，不知道會寫成什麼「樣子」。其中有些話是針對譯著而說的，有些是對譯著與原著同時說的，有些是對原著而說的。現在就按照譯著的章目順序，分兩部份來寫：一、基於個人的喜愛與欣賞，先談談此書的「文采妙理」所給予的啓示與興趣。二、基於要求更完美的願望，再談談它少許的錯誤及可以補正的地方。

一　激賞的部份

原序：

原序是林語堂寫的，寫得極其瀟灑，痛快。他說：「我寫蘇東坡傳，沒有別的理由，只是想寫罷了。」而且從一九三六年赴美，他就帶了若干蘇東坡的著作及有關的善本書，希望能寫一本書來介紹蘇東坡。他甚至認爲在書架上陳列着這位有魅力，有創意，有正義感，曠達任性，獨具卓見人士的作品，眞是靈魂的一大補劑。直到一九四五年，他動筆寫這本蘇東坡傳，覺得很快樂。單憑這個「快樂」的理由，就足以使他去寫作了。

筆者很欣賞這篇別開生面的原序，讀起來也像他寫作一樣的快樂。只因爲我也是一個「蘇東坡」迷。如果有足够的時間與才能，不是也想多寫點介紹蘇東坡的文章嗎？這篇原序有如一幅傳神的寫意畫，簡簡單單塗抹幾筆，就把蘇東坡心性、情趣、理想與言談笑貌非常明朗地表現出來了。如此的「活生生」的，不僅得之於描繪藝術的高明，而且有賴於原作者對蘇東坡了解的深切。那樣熟悉，彷彿在談說一個「熟人」似的，使讀者不知有「今、古」之隔。下面是他精彩的介紹：

「我可以說蘇東坡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造酒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憎恨清教徒主義的人，一位瑜珈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皇帝的秘書，酒仙，原道的法官，一位政治上專唱反調

的人，一個月夜徘徊者，一個詩人，一個小丑。但是這不足以道出蘇東坡的全部。」（頁1）

的確以上多重的描繪，還不能道出蘇東坡的全部，但已經認識了很多面而勾勒出來了。筆者不同意說蘇東坡是一個「憎恨清教徒主義的人」、一個「在政治上專唱反調的人」和「一個小丑」的說法。蘇東坡心性中無所謂憎恨，他只是不像「清教徒」那樣刻苦自己與約束別人。與其要說他是「一個清教徒主義的人」不如說他是一個「自然主義的人」，他的一生，「吃、喝、玩、樂」都很正常，也很高雅風趣。在政治上他也不見得反調，他不固執某一政策，而只講一個原則——眞正的造福天下人的事就可行，否則，他投反對票。並不是別人向東，他偏要向西來唱反調的人。至於說到是「一個小丑」，須得加以註明，他是一個欣賞人生，玩味人生，也嘲弄人生的人，當然也嘲弄自己。

上面用具體的線條塗抹了幾筆，仍舊覺得氣韻與神采不够，於是又加上抽象色調的渲染，故又說道：

「一提到蘇東坡，中國人總是親切而溫暖地會心一笑。……因爲他比中國其他的詩人更具有多方面性天才的豐富感，變化感和幽默感。智能優異，心靈却像天眞的小孩……終其一生他對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實。他天生不善於政治的狡辯和算計；他卽興的詩文或者批評某一件事的作品，都是心靈自然的流露，全憑本能，魯莽衝動……他始終捲在政治漩渦中，却始終超脫於政治之上。沒有心計，沒有目標，他一路唱歌、作文，評論，只是表達心中的感受，不計本身的一切後果。……他的作品散發着生動活潑的人格，有時頑皮，有時莊重……永遠眞摯，誠懇，不自欺欺人，他寫作沒有別的理由，只是愛寫。」（頁2）

又說：蘇東坡有魅力，正如絕代佳人之有「風情」。

「蘇東坡對朋友和敵人都亂開玩笑。——他能對事生氣，却從無法恨別人，所以從來沒有私怨。——他一生嬉遊唱歌，自得其樂，悲哀和不幸降臨，他總是微笑接受。」（P2）

原作者想描寫的就是他心靈的微笑。原序既着實，又靈活，妥貼深入，譯筆也極暢達。筆者閱讀時，

不禁圈圈點點，嘖嘖稱讚，眞想全引出來，促使大家來共同欣賞。要知道蘇東坡是怎樣的一個人，用他對弟弟蘇轍說的話：「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的人。」他爲人處世容度之寬濶與表現在文學政事上才情之高深，都可以透過他這般自我表白去想見。原作很着力傳達蘇東坡的心靈，雖不能稱上完美，不過很够味兒。

蘇東坡其人與他一生的生活情態，可謂千變萬化，姿態百出，筆者想借用蘇東坡遊廬山應西林寺長老之請，題壁詩來介紹他，他是：「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式的「千古風流人物」，所顯現的不同層面，皆由他蓬勃的生命活力貫串着。

譯序：

譯序爲宋碧雲君寫的，話說得相當的爽直與誠懇，首先他（她？）提到：「翻譯林語堂的作品，最大的困難就是人名、地名、書名……等專有名詞，不能音譯，不能意譯，必須查出中文的原名」，的確，這不僅是一件翻譯的工作，而且同時是一件還原的工作。除了要英文好，中文不錯之外，還必須化許多查參考書的工夫。譯者前後只化六個月的時間，能有這樣的成績，也令人佩服。

他（她？）還說：「我來接譯這本書實在有點自不量力」，這話怎講？翻譯這本英文版蘇東坡傳者，最方便的是：英文既好，同時對蘇東坡又熟悉的人來作，可惜，難以找到這樣的人選，由一位學外文的朋友來翻譯，當然會有意想不到的「辛苦」了。只因爲蘇東坡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多彩多姿」的人物，在政治上多事，在文學上，作品豐富，交遊滿天下，歷典八州，兩度貶謫，又行遍了天涯海角，當代與後代撰寫有關他的記載又多，只要一碰上他，就會覺得材料多得難以盡用，清人王文誥爲蘇東坡編詩集，同時將他的生平行事編了一個「總案」，一編就是四十五卷，幾乎化了畢生的精力。我個人撰寫蘇東坡年譜會證的經驗是：想研究或寫作有關蘇東坡傳的文章，要投下的時間與精力恐怕是難以估計的。

宋君又說：「我這本譯作不敢奢望『傳神』，只求儘量不出錯，但也是『儘量』而已。」做任何事「錯誤」總是難免的，尤其短短六個月的時間譯完這本「蘇東坡傳」，沒有足够的時間斟酌，出錯也更是「人

之常情」了。譯著除了第八章「妖相公」爲「拗相公」之錯誤，較爲嚴重之外，其餘的無傷大雅，我們盼望再版時有更完美的面貌出現。這本譯著對喜愛蘇東坡的而英文又不嫻熟的讀者來說，確實是期望已久的讀本。因爲自蘇東坡降生（一〇三六）至今將近一千年來，還沒有一本「像樣的」傳記出現，更沒有像這本包容豐富的傳記可讀。

二　補正部分

封面：

一個三十五歲左右的男人，披着齊肩的長髮，上唇着小鬍子，下巴周圍也蓄着一撮半長不短的刷子式的鬍鬚，右手舉起一隻印着青龍花的中式茶壺，壺嘴含入口中，眼神是楞的，有點兒空白感，而不像是在深思。衣領內加一條淺色的圍巾，不很正式。整個的畫面給人的印象：初看，似乎頗具「現代感」，再看，則似乎不中不西，或者可以說是古今中外文化零亂的拼合。這樣的封面，大概不能代表什麼意義，既不能表現書中某一種突出的意境，也不足以統攝全書的涵蘊。譯本既然爲「蘇東坡傳」，何不直截了當地選用蘇東坡的畫像作封面呢？

第一章　文忠公

頁十六：「一〇三六——海斯丁戰役發生前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一個男嬰在襁褓中哭泣蹬脚。」

這是在述明蘇東坡誕生的年月日。中曆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實際上相當西元一〇三七年一月八日。特此補正。

第二章　眉山

△頁十八第二段四行：「我們找不到蘇東坡母親家智力的記載。」

這樣的見解，筆者不表贊同，因爲我們可以找到有關蘇東坡母家智力的記載，不必他求，參看本書第三章，頁二二——二三就有。那是蘇東

坡的父親蘇洵遊學在外，他母親教他讀漢書，讀到范滂傳的一段，一讀卽可以知曉蘇東坡的母親程夫人不是一位平凡的女人。試問天下有幾個母親具有教兒子讀漢書的才識？又有幾個母親能像范滂的母親那樣的能够具有鼓勵兒子與承受兒子爲「澄清天下而死」的氣概呢？

再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欒城集後集卷二十二）蘇轍的文章，對寫蘇東坡的傳來說應該是最原始，最有參考價值的材料，特附於此。譯著中引述蘇東坡母子的對答，語氣稍微有一點不一樣，墓誌中云：「吾顧不能爲范母耶？」的「顧」字有「反而」的意思。一句「我反而不能像范母嗎？」程夫人不平凡的神情氣概就活躍在讀者的眼前了。此外還可以參看司馬光蘇主薄夫人墓志銘（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卷七方）文中述及程夫人能詩，治家理財極爲傑出，蘇洵二十五歲以後才專心向學，一方面是自己不想讀書，更重要的理由是爲家計所累，身不由己，及至程夫人毅然決然地擔負起一家生活的重任，蘇洵才能一心向學。程夫人不但使蘇家振興，而且惠及親朋。雖然墓誌之作，常是「美言」具多，不過司馬光的文章，素以明實見長，浮誇之筆少之又少，故可信度甚高。若爲韓愈之所作則不能盡信了。

△頁十九二段：「蘇東坡的父親蘇洵沉默寡言……直到今天大家還知道他是一個二十七歲才認眞向學的大學者。」

蘇洵認眞向學的年齡，按中國算法應該是二五歲，西洋算法是二十三歲。以往的說法都是二十七歲。筆者據蘇洵上歐陽修的書中自陳二十五始發憤讀書而改正舊說。詳說可參看拙著蘇東坡年譜會證東坡世系頁四——五。

第三章　童年與少年

△頁三十末段：「不過東坡有一個堂妹，是他初戀的對象，他至死對她柔情萬縷。」

這位堂妹是東坡伯父漁的女兒，與東坡同祖父。東坡祖父逝世時（慶曆七年，一〇四七，東

坡十歲），伯父帶她自外地返鄉奔喪，堂兄妹倆時常在一起，互相陪伴，我們知道東坡有一兄三姐皆早死，只剩下弟轍與他同生共長，如今來了這位小妹妹，堂兄妹的親愛是可以想見的，但沒有必要安上「戀愛」的字眼。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傳統心性，「手足之情」、「朋友之誼」皆甚爲深摯，往往不遜於「男女」之愛情。例如三國時期的劉備、關羽、張飛，結爲異姓兄弟，誓同生死，但沒有人會想到他們有「問題」。也許林語堂先生在外國住久了，觀念上稍有偏差，以爲堂兄妹太要好了，有「戀愛」的傾向，筆者以爲還是不要如此說爲妙，免得造成視聽的混亂。此點針對原著而談，與譯著無甚干涉。

第八章　妖相公

△原著第八章題爲 The Bull—Headed Premier（頁九九）

譯著頁八六題爲「妖相公」，很難理解，不知道「妖」字是否由於排字而錯誤，還是由於觀念上的混淆，若說是排字的錯誤，何以錯得如此之多？從目錄的第一頁就出現了「妖相公」三字，正文頁八六「妖相公」出現了四次，頁八九又出現了一次，再加上自頁八七——頁一〇七頁，每隔一頁頁頭上出現了十一次「妖相公」，總共是十七個「妖相公」，看在眼裏，實在有點難受，希望再版時首先斟酌這個「妖」字的運用。筆者再檢視原著頁九九，在 "The Bull—Headed Premier" 後的括號中註以（Yao Shing Kung）的字樣，大約這個「妖」字是由聲音譯出來的。「妖」字的原意：異於常物而害人者曰妖。在我們中國人的觀念裏，如果稱某人爲「妖」，那是最壞最嚴厲的「貶責」，也許譯者匆忙中選用了「妖」字，似乎對「妖」字的意思未加深思，王安石的行事爲人「執拗」已是公論，而稱他爲「妖」，則萬萬不可，也許王安石的後代會提出抗議呢？再者宋人小說中有「拗相公」一篇，（見京本通俗小說卷十四，其他版本也有），其中所描寫的就是王安石變法的情形。也許原著 Yao Shing Kung 是「拗相公」的譯音，中譯還原時錯成了「妖相公」。

、△一四〇第二段四行：「他（東坡）對堂妹的感情埋在兩首詩中。」

又頁一四一：「願從年少追新賞，閒對宮花識舊香。」原著以爲「願從年少追新賞」，是形容東坡自己，「識舊香」則指記憶中的一段舊情。引詩見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十一頁九，詩題爲：「刁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從全詩看，仍舊不能明顯認定爲情詩。同頁：「另一則寫給太守陳襄的詩含意更明顯，主題是他春歸太遲，錯過了牡丹花季。牡丹花季確實已經過了，不過，他暗喻一個已經爲人妻的女孩子則是不容置疑的。……」

這另一首詩指「羞歸應爲負花期，已是成蔭結子時。與物寡情憐我老，遣春無恨賴君詩。玉臺不見酣朝酒，金縷猶歌空折枝。從此年年定相見，欲師老圃問樊遲。」此詩見譯著頁一四二，又見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十一頁十六，題目爲「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令當爲邠之誤）作詩見寄，次其韻」，故知此詩爲東坡和周邠的牡丹詩；非和陳襄之詩，原著弄錯了，譯著從誤。原著認爲這首和周邠的詩是一首情詩是不容置疑的，並且句句與東坡和他的堂妹拉上關係。筆者認爲沒有必要一定要講成東坡暗戀他堂妹的情詩，就直接視作咏牡丹以寄懷的詩也未嘗不可。

又頁一四三首段：「我知道蘇東坡崇拜者一定會和我爭辯說我暗指他偷戀堂妹，這會不會構成他人格的污點是見人（仁之誤）見智的問題。」

筆者以爲光憑兩首含義不明的詩，認定東坡與他的堂妹有「戀情」，證據是不够充足的。而不是因爲怕有此戀情構成東坡人格上的污點而不表同意。再說一個人眞有的戀愛，無祈無求，發乎情止乎禮，本來也無傷大雅，無所謂污點不污點。不過這一段時期東坡樂府——編年詞中有一首「祝英臺近」，題爲惜別，的確可視作一首情詞。

「挂輕帆，飛急槳，還過釣臺路。酒病無聊

，欹枕聽鳴艫。斷腸簇簇雲山。重重煙樹，回首望孤城何處？　間離阻，誰念縈損襄王，何曾夢雲雨。舊恨前歡，心事兩無據。要知欲見無由，癡心猶自，倩人道一聲傳語。」（龍沐勛東坡樂府講疏卷一頁四）詞中所寫眞有一段私情，但很難證明東坡在暗喻自己的懷情，也許是泛寫一般的戀情也未可知，特附於此，以便有興趣的朋友，進一步去探索。

第十六章　赤壁賦

△頁一九八：「曲調很特別，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另一條船上的孀婦感動得哭起來，連水中的魚兒也爲之動容。」

原著根據蘇東坡的赤壁賦：「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而改寫爲 "The melody is so sad that a widow sitting in another boat begins to weep, and even the fish in the water are moved"（P. 229）再中譯還原之後，較之原賦的神采意趣差多了。尤其是：「另一條船上的孀婦感動得哭起來，」的寫法，很容易使讀者誤會當時在赤壁江中眞的「另有一條船……。」這層誤會也許要把「赤壁賦」中「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飄飄乎如遺世而獨立」的寧靜孤獨的境界，全然破壞了。再者赤壁賦中的「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二句，在描寫上文有客吹洞簫，簫音的魅力，純爲想像之辭，而非眞有其事，不可不仔細體會。「連水中的魚兒也爲之動容」一句也無法傳達「舞幽壑之潛蛟」的情態，不過思索的方向大致沒錯。

△頁二一五——二一六：「到了南京，蘇東坡去看王安石，後者現在已是疲憊的病老頭了。他們一起談詩論佛，雙方都是大詩人，佛家子弟，有不少話可說……。」

蘇東坡與王安石在北宋神宗時代政治上的激烈爭執，是衆所周知的事，退出政治舞臺之後，二人握手言歡的情形，明白的人就不多，近年來

偶在報章雜誌上看到有關蘇東坡與王安石的文章，以爲他們倆人始終是「死對頭」，這種認識是不正確的。希望由於這本蘇東坡傳的流傳，使世人對於蘇王二人的互相諒解有更多的認識。蘇、王二人，皆人中之傑，除了政爭之外，本也「惺惺相惜」。元豐七年（一〇八四年），時安石年六十二歲，已罷相八年，東坡四十七歲，已謫居黃州五年，這年夏秋之交，東坡數訪安石，安石曾囑東坡重修三國書（志），並約爲鄰居，東坡有和安石詩四首，其中第三首「從公已覺十年遲」句最耐尋味。茲引附於後，詳說可參看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卷二十四及增補蘇東坡年譜會證東坡年譜頁一六二。

王安石詩：「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迴塘灩灩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芝草得歸遲。」

蘇東坡和詩：「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頁三三三首行：「（一一〇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很快的衰弱下去，……蘇邁問他有什麼吩咐，蘇東坡沒有說話就離開了人間，享年六十四歲。」

關於蘇東坡逝世的年月日，原著與譯本都沒有錯誤，但是有關年月日的標明，是用的西曆紀年與中曆紀月（其實全書所標示的年月日都採取同樣的配合）而未加說明，很容易引起讀者的誤會。蘇東坡卒於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廿八日，相當於西元一一〇一年八月廿八日，而不是西元一一〇一年七月廿八日，特此加以說明。

附錄二：參考書目及資料來源。

△頁三四〇第二段及後面書目表頁三五二「王大誥」之「大」字，皆爲「文」字之誤。

△頁三五四：紀年錄的作者「傅藻」之「藻」爲「澡」之誤。